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四

□ 12
3197
4



門口 12
號 3197
卷 4

左傳輯釋卷四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和十一年一月五日 購求

閔公 安註 名啓方莊公之子諡法在國遭難曰閔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杜註 齊地 季子來歸 杜註 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

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 安註 衡案傳云公請齊侯復季子次于郎以

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亂故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杜註 國亂不得成禮 安註 衡案即位大禮國雖亂無不

即位之禮以禮先君所以伸臣子之情也唯桓與弒君之謀蓋謂陰攝位而已為惠

公大子即位固當故公然行即位之禮聖人從而書之以顯其篡弒之罪矣他繼弒

亂故謂此非以國亂不得成禮也 狄人伐邢 杜註 狄伐邢在管敬仲言於

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杜註 夷吾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杜註

左傳輯釋

卷之四

諸夏中國也安 衡索夏大也謂中國諸夏猶也暱近也註 言諸侯此對戎狄故曰諸夏 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註 杜以宴

之醜 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註 伯勞來諸侯之詩 簡書同惡

相恤之謂也註 杜同恤 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

公亂故是以緩註 杜十一月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

友也註 杜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 安 衡索慶父與齊謀立閔公遂專魯權季友

復之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註 杜非師旅之事 季子

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註 杜湫仲 書曰仲孫亦嘉之也

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註 杜亦時慶父 公曰若之何而去之

對曰難不已將自斃註 杜斃路 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

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

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

因重固註 杜能重能固則 安 衡索因仍也重不可動也固不可破 間攜貳

覆昏亂註 杜覆取 霸王之器也註 杜霸王所用故 晉侯

作二軍註 杜晉本一軍見 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

畢萬為右註 杜為公御右也夙趙衰 安 惠棟云索世本公明生孟及趙夙夙生

風之弟無緣繆戾至此且夙與衰世次相縣不應為 以滅耿滅霍滅魏註 杜平

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 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

以為大夫士焉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

又焉得立註 杜位以卿謂 將下軍 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

吳大伯不亦可乎註 杜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 猶有令名與其及

也註 杜言雖去猶有令名 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

子其無晉乎註 杜為晉殺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註 杜卜偃晉掌

萬

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杜以魏從萬初畢萬筮仕於

晉遇屯杜震下坎

杜上屯

之比杜坤下坎上比屯

杜初九變而為比

辛廖占之曰吉杜

辛廖晉安

正義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筮仕於晉又辛甲辛大夫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衡案劉說是也

屯固比入

吉孰大焉其必蕃昌杜

杜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

震為土杜震變

車從

馬杜震為車

足居之杜

兄長之杜震為

母覆之杜震為

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衆歸之杜坤為

六體不易杜初

一爻變有此

莫殺戮若焉故引伸為殺

公侯之

公侯之卦也杜

杜比合屯固坤安震

殺故曰公侯之卦

安

子孫必復其始杜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杜

無傳陽國名蓋

齊人偪徙之

海都陽縣注應劭

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又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為陽之舊都其後齊人遷

陽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衡案馬說是也注都下當脫陽字姑依原本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速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

制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

安

又不可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月是未可禘也故經書曰吉禘于莊公以譏其非禮而傳釋之曰速也餘禘合禮故

杜

直云于大廟若此曰禘于大廟不見未可禘之意故變文以明非禮耳若五廟之外

別為莊公立廟其失禮甚於刻楮丹楹經當特書之而傳亦必不獨

杜

以一速字釋之今皆不然則其於大廟審矣注時當為特字之誤也

秋八月辛

杜

丑公薨杜

實弒書薨又不地

安

衡案公薨必地所以慎終也而弒君不地以

薨于夷以見實為齊侯所殺義正相發所謂

杜

微而顯也杜以為史策諱之淺乎其言之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杜

杜

外淫故孫安

稱姜氏杜

杜

正義賈服之說皆以為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

罪輕於鳥獸行故稱姜氏案姜齊姓文姜齊女與其兄淫謀殺桓公故經不稱姜氏

杜

傳釋之曰絕不為親禮也是絕齊不為親非絕文姜也賈服及杜皆不通此義以稱

姜氏與否定二姜之罪非經

杜

傳之意也說詳於莊元年

公子慶父出奔莒杜

杜

公子慶父出奔莒杜

盟杜

杜

無傳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信公新立因遂結

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杜

衡案傳不釋者元

左傳卷之四

杜

衡案傳不釋者元

推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杜書入不能有其地例在襄十三年

鄭棄其師

杜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

而克奔陳故克扶安其事以告魯也

衡案傳云師潰而歸則亦未棄其師也然鄭伯惡高克而及特筆蓋鄭人告高克出奔夫子原其意以敗之所以明人君待臣撫民之道也若以告辭而已何以春秋為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杜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

衡案水內曰渭水入河其地在二水之內故名渭汭耳

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

奔晉

杜舟之僑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安衡案言速故書

初公傳奪

卜齮田公不禁

杜卜齮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

秋八

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子武闈

杜宮中小門

成季以僖公適

邾

杜傳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

之及密使公子魚請

杜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

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杜慶

歸共仲於魯及密而死是也杜注密魯地非

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深罪魯君臣也故傳詳載其事以釋之

安衡案慶父殺君之賊季友不能正其罪而誅之春秋沒其死而不書所以

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杜為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

僖公請而葬之

杜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

卜楚丘之父卜之

杜卜楚丘魯掌卜大夫

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

杜在右言用事

問于兩社為公室輔

杜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

安正義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

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則亳社在宗廟之前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衡案亳社殷社也定六年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周社即魯社對亳社立言故曰周社杜依用彼文故亦言周社耳外朝在雉門外問於兩社治朝雖在雉門內與兩社相去不遠亦可以言問矣

氏亡則魯不昌

安衡案季氏追書之辭凡傳未生而稱氏未死而

遇大有

杜乾下離

之乾

杜乾下乾

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杜並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於父，見敬與君同。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杜遂以名，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杜安正義，服虔云：車有藩曰軒。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

杜贊助也，玦示以當，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杜國擇利而為之，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

杜贊助也，玦示以當，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杜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杜此熒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

杜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

杜百詩曰：下文狄入衛，方是入其國，都孔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為從，齊桓告諸侯之文，殊不然，衛榮衛國雖滅，狄不能有其地，不日復廬於曹，社稷猶存，故經從不

杜地之例，書入，傳則詳序君死民散之狀，於文不得，不言滅，注鑿。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

杜戰乃納旌于中，胡說是。

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杜夷狄畏鬼，故恐，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

杜守石甯，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杜衛將東走渡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

杜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碩也，昭伯不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

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

杜共及滕，立戴公，以廬于曹。

杜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杜正義言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從水，勿曹，傳作曹，古字省也，衛許穆夫人賦載馳。

杜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案據正義，孔本作一年是也。

不可，故作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杜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

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

百與門材

註杜

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

歸夫人魚軒

註杜

以魚軒夫人車

重錦三十兩

註杜

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註安

馬宗璉云觀禮重賜無數鄭注重猶善也

鄭人

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註杜高

人爲之賦清人

註杜

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

山臯落氏

註杜

赤狄別種也

註安

惠棟云劉昭案上黨記曰東山在壺關城東南

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

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

註杜

里克晉大夫冢大也

註安

衡案大祀謂宗廟欲下文言冢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冢祀

註杜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

註杜

膳厨

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

警軍旅

註杜

宣號令也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

註杜

帥師者必專謀軍事

師在制命而已

註杜

命將軍所制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註杜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註杜

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

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

註杜

師為君職則古之人君皆失其職矣

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

乎對曰告之以臨民

註杜

謂居

教之以軍旅

註杜

謂將

不共是懼何故廢乎

故廢乎

註安

正義克謂不共臨民軍旅為懼矣何故憂其廢乎

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

註杜

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

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註杜

各異故曰偏衣此說詳於杜穀即督也莊子穀督以為經

佩之金玦

註杜

佩之金玦

孤突御戎先友為右

孤突御戎先友為右

註杜

孤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為

梁餘子養

註杜

羊舌大夫為尉

御罕夷先丹木為右

御罕夷先丹木為右

註杜

罕夷晉下軍卿也梁

羊舌大夫為尉

註杜

羊

左傳輯錄

卷之四

六

大夫叔向祖

父也尉軍尉

先友曰衣身之偏

也杜偏半

握兵之要杜謂佩金玦

在

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隱

杜非身衣之半

兵要遠災

杜威權在已

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

杜歎以先友為

衣身

之章也

杜章貴

佩表之旗也

杜表明其中心

服其身則衣之純

杜必以純

用其表則佩之度

其事也

杜冬十二月

今命以時卒閱

服遠其躬也

杜危雜

佩以金玦棄其表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

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

杜寒涼殺離言無溫潤

衣之危

雖欲勉之狄可盡矣

杜寒涼殺離言無溫潤

雖欲勉之狄可盡矣

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

雖欲勉之狄可盡矣

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

服於社

杜服宜社之內

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

杜韋弁

之常也

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

杜雜色奇隆

金

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

杜有害大

先丹木曰是

服也狂夫阻之

杜阻疑也言雖狂

曰盡敵而反

杜夫猶難服之

敵可盡矣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

杜夫猶難服之

曰盡敵而反

杜夫猶難服之

可取子其死之

杜寒薄

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

桓公

杜論告也事在

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

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

杜驪姬為內寵二

為嬖子曲沃為大

都故曰亂本成矣

杜陸梁云古人接證前聞皆取其大致不必事事符同祇取內

寵嬖子二事杜說誠大拘矣顧炎武云曲沃即申生所居豈

左傳卷之四

卷之四

六

可謂其生亂乎，惠棟云：說文諗，深諫也。衛案二政，謂與政卿並用，事詳見于桓十八年。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

之。杜：奉身為孝，不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杜：有功德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成風聞

成季之繇，乃事之。杜：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

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

衛國志亡。杜：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杜：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

諸侯諒。安：陸榮云：此特言其儉朴耳，何必是諒闇之服。惠棟云：鄭康成引作自云關之服。註：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衛案：古未聞以繒為冠，况敢為喪冠乎。鄭說是也。

也。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杜：加惠於百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杜：

方，百事。安：衛案：勸，宗本作勤，正義云：勸，民學問，勸字是也。元年，革車三十乘，秀年乃三百乘。

杜：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遊散，故能致十倍之衆。

左傳輯釋卷四終

左傳輯釋卷五

日南 安井衡 著

僖公 安：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杜：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

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安：正義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

次例在莊三年，聶北，刑地。註：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衛案：次

在事後者，案兵觀釁，或畏敵不敢進，故多為取詞。次在事前者，事由次而成，故為褒

詞。傳云：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是非案兵觀釁，又非畏敵不敢進，刑人怯弱不

能待師至，救邢之事，由次而成，故經書曰：次于聶北，救邢。文雖隨事實，而褒貶在其中，故傳舉事實以釋之。杜：案兵觀釁，孔云：無義例，皆非也。夏六月，

邢遷于夷儀。杜：邢遷如歸，以自遷。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杜：傳例曰：救

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正義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其事有關，故總稱諸侯，此

文不可言諸侯師故。註：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為其事有關，總書為取，故雖則

煩文，而再列三國，衛案：上經以邢自遷為文，與三國救邢若秋七月，戊辰，夫

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杜：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註：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

左傳輯釋 卷之五

孫子邾遂終言之。衡案：夫人薨不地，今書地者，明其見殺也。與君薨地，弒君不書地，相照其義自明。故傳直舉事實以釋之。

改號曰楚。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楚人伐鄭。

公及其會而不書。衡案：既盟而公敗邾師于偃，與不盟同，故敗不書盟。下經繼盟還，不以盟告。之曰：公敗邾師于偃，所謂屬辭比事之義也。故傳釋下經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明邾人無罪，而公背盟敗之，經所以沒盟不書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則等是異母弟，故不稱弟也。傳云：非卿也。嘉獲之也，是釋特書之意耳。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信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生時出入皆稱夫人某氏，死後則稱謚，如聲姜、穆姜之類。今哀姜喪歸，欲稱其謚而未葬，無之，欲直稱夫人姜氏，又疑與生時無異，故去姜字，以別之。諸譏齊桓，責魯僖之說皆非也。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關。衡案：公出故，經不稱即位。

非不行，即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杜：掩惡揚善，義存君親，位之禮也。臣子率意而隲，故無深淺常准，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

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臣私其君，猶子私其父，故曰：諸侯救諱國惡禮也。此夫子特筆，故傳詳言之。杜以為率意而隱，非經傳之意也。

刑，實大夫而曰諸侯。刑人潰出奔師。刑，潰不書，不告也。衡案：經書救刑，故此次于聶北，乃所以師遂逐狄人，具刑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分穀泉也。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犂，即禮也。音洛，衡案：春秋之時，會盟多異地，此犂疑亦是別一地，未可定為禮。傳將釋經，所以沒盟不書，故不言會而言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殺之，因成虛丘，欲以而敗之。李淳云：殺哀姜者，齊人邾不必以是而欲侵魯，齊魯本無怨惡，亦不因送之。夷而始懼也。何休云：公怨邾以夫人與齊故敗之，亦不合事情。僖公之於

左傳專身畢

卷之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哀妻非有母子之情也案左氏文簡服虔注本以虛邱為魯地或是邾人乘魯之亂取虛邱而戍之至是知其不可守舍之歸國故過魯而為魯所敗耳去古久遠難以意逆斷要之何氏杜氏之說則灼見其非也衛察傳未有言兵所往者此言虛丘之戍將歸者明邾師不侵魯也公八月與邾盟于檀而九月敗其師於偃其曲在魯雖盟猶不盟故傳言此以釋釋會所以不書盟之義也杜注鑿甚

冬莒人來求賂杜求還慶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棼非卿也嘉獲之也杜魯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杜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夫

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

者也杜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安衛察言女子雖為惡不能自為首謀殺之則已甚矣元年傳云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言與知之則其非首謀可知矣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杜楚丘衛邑不言安衛察楚丘大都以名通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杜無傳反哭成喪

虞師晉師滅下陽杜下陽魏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五年

用大師焉曰滅昭十三年吳滅州來州來邑也而亦曰滅與毀其宗廟社稷曰滅別是一義故此亦言滅也

人黃人盟于貫杜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秋九月齊侯宋公江

黃嬴姓國今戈陽縣冬十月不雨杜三年楚人侵鄭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杜君死國滅安衛察衛為狄所敗

後也杜諸侯既罷而魯後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

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杜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公

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杜

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杜懦弱且少長

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杜親而狎之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

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杜前是冀伐虞至鄭鄭虞邑河安正義

服虔以為莫為不道，伐鄭三門，謂莫伐晉也。莫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思以誘之。沈彤云：蓋稱虞之能報讐雪恥，以引起己之請罪於虢，使假道之言易入。解云：稱其強，誤。馬宗璉云：水經注引土地名，河東皮氏縣，莫亭，古之莫所都是。莫為一國之證。鄭元曰：傳嚴東北十餘里，即巖幹坂。說文：鄭晉邑，郡國志補注引服虔曰：鄭晉別都，衡案：服說與說文合。沈說雖通，當以服說為正。莫之既病，則亦唯君故。杜：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疆以說其心。莫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莫亭。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杜：逆旅，客舍也。虢舍以聚眾。安：顧炎武云：邵氏曰：逆旅，近晉南抄晉邊邑。註：鄙之客舍也。出則侵，退則保。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杜：問虢伐已，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杜：喜於厚賂，而欲求媚。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杜：晉猶主兵。安：顧炎武云：請先伐虢者，為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不能獨伐虢，故二帥往會。其師俱伐虢耳，二說皆非。先書虞賄故也。杜：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杜：江黃，楚與國也。始來齊，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杜：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虢公

敗我于桑田。杜：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也。杜：鑿，所以自昭。而益其疾也。杜：驕則安，衡案：在驕不脩德。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杜：稔，熟也。為下五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杜：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徐人取舒。杜：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六月，雨。杜：示旱不齊。齊侯盟于黃，人會于陽穀。杜：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杜：涖，臨也。楚人伐鄭。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杜：周六月，夏四月，於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杜：二年楚侵鄭，故齊侯

左傳卷之五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杜：周六月，夏四月，於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杜：二年楚侵鄭，故齊侯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杜：周六月，夏四月，於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杜：二年楚侵鄭，故齊侯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杜：周六月，夏四月，於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杜：二年楚侵鄭，故齊侯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杜：周六月，夏四月，於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杜：二年楚侵鄭，故齊侯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杜：周六月，夏四月，於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杜：二年楚侵鄭，故齊侯

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及公子友如齊蒞盟註杜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

盟魯使上卿詣註杜齊受盟讓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註杜孔叔

也蔡人嫁之註杜為明年齊侵蔡傳棄德不祥註杜祥善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也蔡人嫁之註杜為明年齊侵蔡傳棄德不祥註杜祥善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註杜民逃其上曰潰遂伐楚次于陘註杜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殺

召陵註杜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

齊人執陳轅濇塗註杜轅濇塗陳大夫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註杜受齊命討陳

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

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註杜楚界猶未至

命我先君大公註杜召康公周大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

周室註杜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

左傳傳釋

卷之五

九耳王引之云邶風旄丘正義引服虔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案王

大公為東西大伯中今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

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其謬尤甚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李博謂言相去之遠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言遠極矣何必待更言風馬牛而後始

知其遠哉且馬牛風逸不有過十里者又不可以言遠也陸云馬牛之風猶不相及

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註安正義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

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于也衛索吳楚之戰起於爭桑牝牡相誘以

攘之亦類也故楚子言此以詰齊所以出師注疏極是陸彖引馬永卿為醜詆之辭

為主與謀例在宣七年

謀為文者時齊不行使魯

八月公至自伐楚

制曰八州八伯鄭志張逸問曰九州而八伯者何答曰畿內之州不置伯然則方伯
 唯八州有之不得言九伯也今案侯伯謂諸侯之七命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曰
 侯伯者舉中而言天下之侯不止於五伯亦不止於九而曰五侯九伯者謂今居五
 服之侯散列九州之伯若堯典五刑有服謂之五服五流有宅謂之五宅禹貢九州
 之山川謂之九山九川也侯言五伯言九五文耳五服即九州也衡崇五謂爵九謂
 州非立言之體故鄭不從服說為東西二伯各統九侯十八伯之半觀下文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其所履皆陝以東之地則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乃成王命大公為東伯時之言故下文又云夾輔周室明大公為東
 伯與西伯相俱輔周室故言夾輔鄭說洵不誣焉孔穎達從杜說以穆陵無棣等為
 齊境故未達鄭意耳王以為五服九州之侯伯果然其權太重與天子無異非聖王
 立官之法也直解其文而不考諸道不謬者鮮矣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

陵北至于無棣

杜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

安陸祭云史記司馬貞注云今淮南有故穆

以縮酒寡人是徵

杜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杜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汝漢船壞而溺周

人諱而不赴諸侯安正義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其故故問之
 趙法補注云帝王世紀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中流膠膠解王
 及祭公皆沒於水中也衡案船板極厚王所乘其船又必大非膠力所能膠世紀所
 載蓋俗說耳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

其問諸水濱

杜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師進次于徑

杜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

子使屈完如師

杜如徑之師觀強弱

師退次于召陵

杜完請盟故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杜乘共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

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杜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

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

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杜方城

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

安釋文漢以為池本或作漢水以為池水衍字臧琳云注云方城山在南陽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左傳卷之五

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
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言水猶方城之不言山也
雖衆無所用之註杜王念孫云

雖衆本作雖君之衆此對上文以此衆戰以此攻城而言故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
唐石經脫去君之二字則文義不明而各本皆沿其誤商頌殷武正義周官大司馬
疏文選西征賦注白帖五十三五十八大
平御覽州郡部十四引此並作雖君之衆
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謂鄭

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註杜申侯鄭大夫當有供給之費故若出於東

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註杜東夷鄭莒徐夷申侯曰善濤

塗以告齊侯許之註杜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屣屣其可也註杜草

齊侯說與之虎牢註杜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註杜

以濤塗為註杜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註杜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

于朝會加一等註杜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註杜謂以

於是而有以袞斂註杜袞衣公服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

侵陳陳成歸轅濤塗註杜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

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註杜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註安正義筮數以上皆十五年傳文案易繫辭云

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如此聖人演筮以為易所知豈短

於卜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能實長衡案參考諸書古人實

以龜為長若古無此義卜人欲以一時權宜使晉侯合筮從卜勢必不能且曠人輩

各重其業必不妄誕以亂其名蓋周公既沒易理不甚明於世其繇又少故當時最

貴龜及仲尼作十翼以闡明其義周易益盛而龜卜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

遂厥後儒習於今日所見因疑龜長之為權辭耳

之渝註杜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正義釋畜云夏羊牡渝牝殺則渝是羊

變而攘奪其所美也衡案渝讀如字牡羊也以喻公子杜訓美蓋臆說耳一薰一

蕕十年尚猶有臭註杜蕕香草猶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

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

夢齊姜必速祭之註杜齊姜大子安註安衛案夢則情鍾故命大子祭于曲

之祭不必言求食

左傳卷之五

卷之五

沃歸胙于公杜注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杜注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杜注

新城杜注安衛案大子奔新城則公至召申生可知矣左氏之文簡而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杜注以六日之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杜注

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耳奔蒲夷吾奔屈杜注二子時在朝為明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杜注稱晉侯惡用

用周心傳則有來諸國之史而為之故其間有雜以夏正而不能盡草者讀者猶可

以意得之馬宗璉云申生在四年冬此傳用夏正之證經書在五年春此經用周

正之證衛案傳引舊典以論事例用夏時而不月其記事用時月者純用周正未嘗

雜用夏正而經傳有參差不同者傳記事實經從赴告因以敗之也晉侯四年冬殺

世子而五年春乃告者蓋以護殺世子心知其非因循不敢赴諸侯而其事不可得

而掩莫因赴告之詞以掩其非故至春乃赴經從赴而書之春而傳先載其事於四

年冬以釋之所以誅其心也閻馬諸杜注無傳伯姬來寧

人反以此為傳用夏正之證淺矣杜注杞伯姬來朝其子杜注寧成風也朝其

子者時子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杜注夏公孫茲如宋杜注叔孫戴伯娶

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杜注許男曹伯會王

命不越竟故奉公命杜注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

世子于首止杜注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杜注秋八月諸侯盟于

首止杜注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杜注鄭伯逃歸

不盟杜注逃其師而歸也杜注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杜注弦國在文陽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杜注冬晉

左傳卷之五

杜預注

釋文

音義

人執虞公

杜

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

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杜

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至

公既視朔

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杜

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

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叙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

安

而觀起於東西故名兩觀又稱觀臺或謂

之門臺也三年傳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杜

分春秋分也至冬至夏至也啓立春秋立夏閉立秋立冬

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安

正義劉炫規過云書雲物亦是公親為之但上文有

雲物分至啓閉公亦登觀臺互見省文皆日官奉公命占而書之

為備故也

杜

素察秋祥逆為之備

晉侯使以殺

天子申生之故來告

杜

釋經必須告乃書

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

蒲與屈不慎寘薪焉

杜

謹讓

晉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

杜

讐猶對也

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

杜

保而寇讐之保又何

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杜

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

安

衡案念念在德則國家惟

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杜

言城不如此

三年將尋師焉焉

用慎

杜

尋用

退而賦曰狐裘尫首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自作詩也老聃亂貌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

安

衡案三公本宗與

所託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讐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

杜

二公子也士為謂

世子必廢晉侯既薨奚齊將興師伐蒲屈而今美城之嚴然如君故謂之三言他

日三公子必爭吾將誰適從傳首載士為城蒲屈之事次載諫固宗子之言次又言

三年將尋師焉然後言一國三公明所云適從者謂他日三公子分爭不知所從也

杜以二公子及奚齊未立而奔以吾誰適從為築城不知所從果如其言蒲屈既築

矣又何所從且重耳不許登築不慎又何言三公也

杜

因聘而娶故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投乃徇曰投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

杜

祛袂

祛遂出奔翟

杜

傳實其事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杜

會

左傳卷之五

子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杜子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

其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

杜宣仲轅濤塗

故勸之城其

賜邑

杜齊桓所賜虎牢

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

請於諸侯而城之美

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杜殺申侯傳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

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杜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

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

安衛侯案莊十七年齊人

執鄭僂傳云鄭不朝也至此

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

輕輕則失親

杜孔叔鄭大夫親黨後也

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

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鬪穀於莧滅弦

安衛侯案穀石經作

訂誤今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

可啓寇不可託

杜說習

安衡案說玩

通玩弄也

一之謂其其可再乎

之謂也

杜輔頰輔安

王念孫云脣亡齒寒取諸身以為喻也輔車相依則取

也則車之有輔甚明呂氏春秋權勳篇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

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云若

車之有輔則為載物之車而非車牙矣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

大不從是以不嗣

大不從是以不嗣

杜大不從父命俱

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

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為昭

安顧炎武云不從者謂大伯不在

伯虞仲大王之子也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

父命為解而後儒遂傳魯頌之文謂大王有翦商之志大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

莫須有者

孰仲孰叔王季之穆也

孰仲孰叔王季之穆也

杜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

孰仲孰叔王季之穆也

孰仲孰叔王季之穆也

杜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

何以異哉

左傳車乘

卷之五

九

號君 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社 盟府司將號是滅何

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

戮，不唯偏乎？社 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親以寵偏，猶尚

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社 據猶安也 社 主引之

也。邶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據依，晉語曰：民各有心，無所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宮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

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矣。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社 周書 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社 馨

之遠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社 黍稷，性玉，無德則不見，馨，有

物禮之物也。謂禮法制度，言民之於君，有禮則服，無德不服，不在易其物也。故下文云：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則民不和，上無所頂，非也。繫是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

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社 行去也曰：虞不臘矣。社 臘，歲終

之名。社 安 惠棟云：朱子曰：秦時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索

義云：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

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應劭風俗通曰：案禮夏曰嘉平，

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此云虞不臘者，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蜡各為一

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耳。又案蔡邕月令章句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

棟，案如應蔡之說，則三代本有清祀嘉平蜡臘之祭，歷代因革，故秦惠十二年，改蜡

為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是臘與嘉平皆三代祭名。朱子以秦始有臘祭

考之不審耳。衡案：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者，蓋秦間於戎狄，百事不能如禮，至是

始能舉行臘祭，與諸夏同，非謂諸夏本無臘祭，始初是祭也。月令見於呂不韋書，故

先儒皆以為其所撰，今詳考其所載，皆本於先王之禮典，非不韋客所能辨，然則月

令一書，非戴記采於呂覽，呂容拾古傳記以攙入其書中耳。未足以臘為秦所初祭

名之證也。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社 不更 舉兵 社 衡案：言虞滅八月甲午，

晉侯圍上陽。社 上陽，魏國都在 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

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子之晨，龍尾伏辰。社 龍尾，尾星也，日

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號之旂。社 我事上下同服，振振 盛貌，旂，軍之旌旗安 曰：均服，黑服。

也古戎服尚黑戰國策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病憂憐之願
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注云黑戎服漢書作袴管子大匡篇云四年脩兵同甲
十萬同甲者均服之謂也衛案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雅庭燎旂與晨韻此與晨辰振韻段玉裁云古人有合音此類是也 鶉之賁

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
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

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日且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謠之子未
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
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安 衛案此本多作亂岳本作亂今從之 其九月十月之交
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 注 段玉裁云當作亂今從之

乎

杜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 安 衛案此據星辰以推時故卜偃依夏
則記事正文故左氏用周正而正之日冬十二月 丙子朔立文之嚴如此而猶謂左氏混用夏正乎
丙子朔立文之嚴如此而猶謂左氏混用夏正乎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

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杜不書不告也周十月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
二月夏之十月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

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

杜秦穆姬晉獻公女送
女曰勝以屈辱之 而

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杜虞所 命祀 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

言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

城 杜新城鄭新密 秋楚人圍許 杜楚子不親圍 齊召南云傳明曰楚
注今發陽密縣 以圍者告 子圍許以救鄭下又

遂救許

杜皆伐鄭之諸侯 故不復更叙 冬公至自伐鄭 杜無 正義二十八年
注故不復更叙 傳 公會晉侯云云

于溫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此年會伐鄭遂救許不稱至自救許而云

至自伐鄭與溫會反者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

異也此事當由公至自告廟所告不同史依告而書不為義例衛案公出有兩事以

其所重告廟此救許不與楚戰伐鄭是主救許是客故以伐鄭致二十八年圍許重

於會于溫故以圍許致經 意各有所當釋例非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杜賈華晉大夫 非不欲技力

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

杜嫌與重耳同 謀而相隨 不如之

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杜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 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諸侯伐

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杜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杜實新密而經言新密者鄭以非時

杜實新密而經言新密者鄭以非時安顧炎武云實密而經云新密故傳釋之

注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更責其非時與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

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衡案顧說是也如杜所解傳文當刪所字移鄭字於以字下

不通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

以見楚子於武城杜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許男面

縛銜壁大夫衰經士輿觀杜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壁為繫手安惠士

漢書項羽傳馬童面之張晏曰背之也師古曰面之謂背之不面向也而縛之亦謂

友借而縛之杜元凱以為唯見其面非也衡案面訓背是也古人用字有相反為義

者亂訓治乞訓與之類皆是也楚子問諸逢伯杜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

啓如是杜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武王親釋其縛受其壁而被之杜被除

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杜無傳邾來始得王命而來

鄭殺其大夫申侯杜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秋七月公會齊侯

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杜高平方與縣東有曹伯班

卒杜無傳五年同公子友如齊杜無傳罷盟而又葬曹昭公杜無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諶有之曰心則不競何

憚於病杜競強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

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安衡案言知齊伐鄭之所由來也齊

然申侯楚人鄭伯又信轅濤塗之譖因欲以已與楚為申侯之謀殺之以說齊故云知其所由來姑少待我杜欲以申對

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

之譖也杜濤塗譖初申侯申出也杜姊妹之有寵於楚文王文

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

女疵瑕也杜從我取從我求我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杜謂嗣君也求

杜不以女為罪釁

左傳卷之五

之望責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註杜法政狹

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

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

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註杜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

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註杜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

註安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註趙子常曰此謂受所當貢霸王之物耳其後晉悼邢兵之會蓋放此為之今案齊語稱桓公

知諸侯之歸已也使輕其幣而重其禮云云亦此意也衛索十一年傳黃人不歸楚

貢十二年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註杜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

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註杜三族鄭君若去

之以為成註安衡索本或我以為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註杜鄭以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註杜守君命違

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註杜共時事違

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豐從之不

亦可乎註杜子華犯父命對曰君若殺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

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

註杜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註杜以為大義且夫合諸侯以崇

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註杜列姦用正義管仲方云會而列姦何

註安直是列其身耳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故杜云列姦用子華也衛索桓公用

子華之謀使之列於會是為會而列姦今從管仲之諫不用其謀則子華不成為姦

故經仍書鄭世子華注本不誤但其言太簡是以正義不能通耳下記姦之

位故此惠棟乃云當云用子華為內臣又云記姦之位謂君位皆失之夫諸

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註杜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

君盟替矣註杜替廢作而不記非盛德也註杜君舉必書雖復齊安

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註杜介因註安衛索孔叔欲與齊而子華譖之

註安其姦可知矣管仲蓋熟悉之

左傳卷之五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

得罪於鄭久鄭伯使請盟于齊註杜以齊侯不聽子華故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註杜侯脩禮於諸侯耳子

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註杜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註杜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鄭伯乞盟註杜新服未與會故不

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註杜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

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註安顧炎武云夫人者哀姜也哀姜

信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熾異常故書之註安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

雖不可盡信亦確有不可易者焉註杜則主喪終吉禘之說為三年大祭之名耳要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註杜實以前年閏月崩以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

發喪註杜王人會洮還而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

于采桑註杜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註杜恐恐深而虢射曰期

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註杜明期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

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註杜寢小寢同向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

薨于寢不註安顧炎武云邵氏曰殯於廟謂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

得致也註惠棟云服虔曰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服知周法不殯于廟故

以為殯宮衛祭凡鬼神所在曰廟見于士喪禮此廟亦謂殯于寢不言寢而云廟者

避上薨于寢之文耳服說是也殯既啓矣謂柩所止為殯未知出何典且柩既出朝

祖之外不止行，但君贈焉，則止。廬車拜之，然此在路上，亦可謂之殯乎。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杜

有大叔帶之難。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杜

也，且又不順。

杜立庶不願禮。

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杜四同盟。

夏公會宰周公齊。

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杜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

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杜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

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杜夏會葵丘，次伯姬卒，文不相比。

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

甲子，晉侯詭諸卒。

杜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

正義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具以薨之月日，告於鄰國，隱三年傳曰：王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

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子告，故書告之日，元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殺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

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若赴以九月，魯史當推其日之先後，不得甲子在戊辰後也。明告不以月，故書其日，耳。惠棟云：唐石經及釋文皆作「惟穀梁傳作詭釋文云：左傳作「詭」，又案鄭固碑云：「造郭宛，辭是詭與詭通，衡紫晉以九月甲子赴，故經書之。九月，但赴告之至魯，在史書葵丘盟之後，故書之。戊辰之後，既非褒貶所關，故仲尼亦因而不改耳。

正義所舉諸文，皆屬過失，故傳詳言之。此傳不言所以書甲子於戊辰之後，則其為九月甲子可知矣。疏說非經注之意。

冬，晉里克殺其

君之子奚齊。

杜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

小童公侯曰子。

杜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切。宋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劉禮

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安衡案：踰年稱君，史策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杜正名之法，其自稱則仍稱子，終喪故傳以在喪稱之。杜欲成其所，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躬既葬，除喪之說，故云未葬也。然古無此禮。

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杜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

安惠棟云：服虔曰：胙，膾肉，周禮以膾膾之禮，親兄弟之國，不

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杜有祭事也。

杜天子

左傳傳釋

卷之五

十六

子

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

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杜七十曰耆正義釋言云耆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為耆釋名云

八十曰耆耆也皮黑如鐵陸祭云詩毛傳及說文釋名爾雅注皆云八十曰耆今計齊侯年亦未應及此蓋方加優禮因過稱之衡案易稱大耋之嗟則八十近是况

毛許諸大儒根柢於古義不敢臆斷而皆以為八十其言可從但此假以稱其老恐不可限以年數當以釋言耆老也為正訓對曰天威不遠

顏咫尺杜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不下拜下拜登受杜拜堂下受安衡案言若貪天子之命不下拜必為天致隕隊之罰天子必羞之故云遺天子羞遺胎也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杜義取脩好故

宰孔先歸杜既會先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杜晉侯欲來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杜在莊三

南伐楚杜在四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杜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畧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杜在存也微戒獻安衡案存猶察也言當用意存察亂所由起

晉侯乃還杜不復會齊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奉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杜平鄭晉大夫三公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杜言其幼賤與

小反又亡角反陸祭云大玄曰藐德靈徵失范望注藐小貌毛是韻引此傳文亦云藐小也弱也杜以為藐遠之意非是衡案釋文藐妙小反是讀藐為眇蓋漢儒有訓

小貌者故陸出此音也荀息傅奚齊而并託卓子故云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諸孤傳不言卓子者文省耳王引之云諸者通非也

杜欲辱荀息使保護之

杜欲辱荀息使保護之

杜欲辱荀息使保護之

杜欲辱荀息使保護之

杜欲辱荀息使保護之

杜欲辱荀息使保護之

杜欲辱荀息使保護之

杜欲辱荀息使保護之

杜欲辱荀息使保護之

杜欲辱荀息使保護之

杜欲辱荀息使保護之

杜欲辱荀息使保護之

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也安顧炎武云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衡案行與言違其言不可復杜注古義也顧說反失雖無益也將焉辟之

衡案言無所辟死也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杜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

君之子未葬也

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

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

詩云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司馬溫公亦云獻公廢長立少荀息不能明白理義格其非心而遽以死許之是其玷於前而不可救於後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褒也元凱之言失其志矣衡案荀息許死在獻公將薨之時是時申生既死二公子亦亡其當立者非奚齊而誰且諫廢長立少當在三公子未死亡之前而爭之垂死託孤之時不唯人情所不忍為入臣之道恐亦不當如此然則廢長立少咎在獻公荀息以死衛其孤非其罪也唯非其罪故經書之曰

齊侯以諸侯之

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

僖九年傳齊伐晉及高粱而還注在平陽縣西南十五年傳明年其死於高粱之墟注在平陽楊氏縣西南二十四年傳使殺懷公於高粱注在平陽楊縣西南崇平楊縣為平陽郡治今臨汾縣也楊縣今洪洞縣也十五年注衍氏字若九年注則陽下脫一揚字皆當作平陽楊縣西南也今不及魯故不

書

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

何有從之

秦師納晉惠公

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弄

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

對曰臣聞之

唯則定國註安惠士奇云呂覽慎大覽引以為詩詞蓋逸詩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

之謂也註社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註社僭

差也戰傷害也皆忌克也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

克註社既僭而賊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註社無狄滅温温子奔衛註社蓋中國之

地其土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註社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

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註社

忠同于孔父仇牧衛索晉以春告則卓立踰年矣故書其君經捨實而正名故九年

傳先經緯之耳荀息不書字者與齊孽子而甘為之傳不能正其始雖為君死其義

不足貴也註社夏齊侯許男伐北戎註社無傳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註社

君所命卓子又在國嗣位罪未為無道而里克親為三怨之主累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註社秋七月冬大雨雪註社

尺為大雲註社十年春秋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註社

衡索能順適也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註社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

王事在莊十九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註社周公忌

士王子黨周大夫晉侯殺里克以說註社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

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

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註社臣

聞命矣伏劍而死註社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註社鄭

數其罪而責之故經不稱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註社鄭

公殺而以國討為文也註社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註社鄭

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註社晉侯改葬共大子註社秋狐突適

下國

杜沃新城

遇天子天子使登僕

杜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

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

註安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

正義賈逵云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衡按此以改葬共天子起文馬說是也賈君惠棟引唐尚書說為申生妃說詳於十五年

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

註安

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

杜請罰

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

杜歆饗也殄絕也

註安

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

杜主祭也

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杜新

註安

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赦於韓

杜赦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

杜取

註安

以召之

杜三子晉大夫不從不

耳蔑不濟矣

杜禮云問猶遺也

註安

夫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

杜祁舉晉

及七

杜祁舉晉

註安

輿大夫

杜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杜謂豹辟禍

註安

公曰失眾焉能殺

杜謂殺里

違禍誰能出君

杜謂豹辟禍

註安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杜以私怨謀亂國書

註安

阮元云

公羊疏

左傳得釋

卷之五

二十

鄭殺平

註安

秦也小

怨里平

公曰失眾焉能殺

杜謂殺里

註安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杜謂豹辟禍

違禍誰能出君

杜謂豹辟禍

註安

輿大夫

杜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杜謂豹辟禍

註安

公曰失眾焉能殺

杜謂殺里

違禍誰能出君

杜謂豹辟禍

註安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杜以私怨謀亂國書

註安

阮元云

公羊疏

左傳得釋

卷之五

二十

鄭殺平

註安

秦也小

怨里平

公曰失眾焉能殺

杜謂殺里

註安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杜謂豹辟禍

違禍誰能出君

杜謂豹辟禍

註安

輿大夫

杜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杜謂豹辟禍

註安

公曰失眾焉能殺

杜謂殺里

違禍誰能出君

杜謂豹辟禍

註安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杜以私怨謀亂國書

註安

阮元云

公羊疏

左傳得釋

卷之五

二十

鄭殺平

註安

云左氏經無父字然則今諸本有父者衍文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註杜無傳婦入

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秋八月大雩註杜無傳過安衡案周之八月今之六月

以旱而雩焉爾傳不言早者既釋於前也冬楚人伐黃註安禾稼正殷不得雨則枯蓋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註杜釋經書天王使召武

公內史過賜晉侯命註杜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安衡案

云諸公奉筐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

是王賜諸侯命公與大史命之故王使二人也不遣大史者時或有事以內史代之

也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

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

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註杜為惠公不安衡案世如賞延於

夏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註杜揚拒泉臯皆

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註杜王子帶甘昭公也秦晉伐戎以

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註杜為二十四年天黃人不歸楚貢及楚人

伐黃註杜黃人恃齊故註杜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夏楚人滅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註杜朔官失之夏楚人滅

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註杜無傳遺世子與僖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註杜楚丘衛國都郭郭

能害我夏楚滅黃註杜郢都王以我難故討王子帶註杜子帶前年

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註杜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

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註安衛案王制曰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

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註安一卿命於其君正義曰次國侯伯也齊

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註安一卿命於其君正義曰次國侯伯也齊

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註安一卿命於其君正義曰次國侯伯也齊

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註安一卿命於其君正義曰次國侯伯也齊

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註安一卿命於其君正義曰次國侯伯也齊

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註安一卿命於其君正義曰次國侯伯也齊

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註安一卿命於其君正義曰次國侯伯也齊

侯爵國高命於天子故謂之天子之二守言天子使之守齊國乃推尊之辭耳非天子實命以為齊守臣也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

何以禮焉

杜也

陪臣敢辭

杜

諸侯之臣曰陪臣

王曰舅氏

杜

伯舅之使故曰

舅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杜功勲美德

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

安

惠棟云應讀曰膺言膺受女美德也古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

引之云古訓應為受說見尚書應保殷民下衛案應讀曰膺膺受也故廣雅直訓為受督讀為篤尚書微子之命云曰篤不忘言余嘉尚膺受女功勲美德謂為篤不可

忘也杜訓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杜

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

安

王念孫云受上當有卒字

上文管仲辭上卿之禮是欲受下卿之禮也王雖不許而管仲終不敢以上卿自居故曰卒受下卿之禮而還若無卒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自唐石經始脫卒字而各本皆沿其誤杜註卒受本位之禮卒受二字即本於正文白帖五十九

大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四引此並作卒受下卿之禮史記周本紀同

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杜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

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

顧炎武云史記索隱曰世世耳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賴之亦管氏世祀之一

證杜注大謬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杜傳在前

夏四月葬陳宣公

杜無

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杜

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九月大雩

杜

無傳

冬公子友如齊

杜無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杜

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

事畢不與王言

杜不言子

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

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

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杜戍守也致諸

冬晉荐饑

麥未皆不熟

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

何求

杜言不損秦

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

三傳輯釋

卷之五

十二

不義故謂百里與諸乎註杜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

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註杜欲為父秦

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註杜

雍秦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註杜從渭水運入河汾夏六月李姬及鄆子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註杜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秋

遇于防使鄆子來朝註杜李姬魯女鄆夫人也鄆子本無朝志為李姬所秋

八月辛卯沙鹿崩註杜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安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異人有闕也註杜闕謂

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註杜

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註杜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鄆更嫁之安

註安萬斯

註安大云

此鄆李姬也前此何以不書歸蓋歸于鄆子為世子時公不自主其昏也今來寧何

以不書既詳其遇防使朝之事則來寧自見不必書也李姬何以不繫鄆下云及鄆

知為鄆子夫人也或疑明年李姬歸鄆為始嫁之文獨不見記叔姬之歸鄆非始嫁

亦書歸乎若以叔姬繫紀李姬不繫鄆為疑則李姬今年已見明年歸鄆自從省文

叔姬則歸鄆不歸紀不註杜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

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註杜國主山川崩冬秦饑使乞糶

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註杜慶鄭晉幸災不仁貪愛不

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統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註杜

統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糶言註安陸祭云晉語韋昭注云諸

通稱耳傳言小戎子生夷吾統註安侯謂異姓大夫曰舅然則

失援必斃是則然矣統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註杜

言與秦粟不足解註杜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

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左傳卷之五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註杜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楚人伐

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註杜

遂次于匡註杜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救徐註杜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

月齊師曹師伐厲註杜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安惠棟云桓十三年傳云楚子使賴

侯縣有賴註杜無傳八月螽註杜為災九月公至自會註杜無傳季姬歸于鄆註杜

無傳來寧不書此註安衛案說見十四年已卯晦震夷伯之廟註杜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

伯字震者雷電擊註杜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註杜婁林徐地下邳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註杜例得大夫曰獲

復諫違卜故敗絕下從眾臣之例而註安中井積德云凡諸侯書執者或於會或於

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註安國如衛侯虞公是也如晉侯是野外陳上

擒獲之其書獲乃其宜也註安不必言從臣例衛案獲執事同而勢異彼不敢執則謂之執執不敢執就執則謂之獲不言以歸者穆姬以死要秦伯秦伯不敢將晉侯以入國舍諸靈臺故不言以歸皆從實而書之耳昭二十三年傳云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杜因彼文橫生國君生獲曰以歸大夫生死皆曰獲之例解此經為下從眾臣之例不知臨陳得敵猶曰獲禽貴賤死生皆可言獲但社稷重於君國君陳沒則社稷亦亡故經舉其重書滅而傳以君臣之辭釋之即禮所謂君死於位曰滅是也豈得以為生獲之例哉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

之盟且救徐也註杜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

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

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註杜晉侯入在九年穆姬

君晉獻公次註安正義莊二十八年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

妃賈女也註安人及大子申生惠棟云獻公娶于賈則是正妃為惠公之適母何

須穆姬之屬唐尚書曰賈君申生妃故僖十年傳云夷吾無禮此為近之衛案惠說

是也而未盡焉獻公娶于賈賈女雖少亦必十五六無子而烝於齊姜又當有三四

年之久齊姜生穆姬及申生其間復須三四年然後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

吾則夷吾生時賈女年應三十左右惠公之年雖不可的知然莊二十八年獻公使

左傳卷之五

十曰

之主屈而夷吾能許築城不慎則亦必成童以上則其入國之時應三十五六以此推之賈君果為獻公次妃年既六十餘惠公雖無禮何必承於此老嫗以招穆姬之怨哉上淫曰承賈君既非獻公所娶則必為申生妃申生穆姬同母弟故屬其妃傳雖不言乎可得而推矣夷吾無禮謂改葬說詳於十年傳

且曰盡

納羣公子杜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

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

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

杜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既而皆

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魏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既而不與

杜河外河南也東盡魏略從河南而東盡魏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晉饑秦輸

之粟

杜在十年秦饑晉閉之糴

杜在十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

之吉

杜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杜顧炎武云卜徒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大卜掌

涉河侯車敗詰之

杜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之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

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杜巽下艮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天狐蠱必其君也

杜於周易利涉大川往

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按此與成十六年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厥目並是夏商之占如連山歸藏之類故不言易衡案蠱卦自三至五為震震為車三位為諸侯大國千乘故云千乘自初數至三始得震初爻故曰三去三去即三敗也餘猶後也良為鼠狐陰獸亦鼠類也六五以陰居君位乃雄狐之象良又為止止猶獲也故曰獲其雄狐蠱害也此以卦名釋繇辭言雄狐見害是必獲其君顧引邵氏以去為除惠士奇以去為法訓為遮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杜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良為山晉象歲云秋

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杜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良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杜晉侯車陸榮云三敗謂晉師與秦師戰而敗也杜

矣若之何

杜衡案韓在河東秦師涉河及韓故云深矣惠棟據戰國策高誘注訓深為盛非對曰君實深之可

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

杜惡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此夷吾之多忌步揚御

我家僕徒為右

杜步揚御名小駟慶鄭曰

我家僕徒為右

杜步揚御名小駟

步揚御

杜名小駟

慶鄭曰

杜名小駟

步揚御

杜名小駟

慶鄭曰

杜名小駟

步揚御

杜名小駟

慶鄭曰

杜名小駟

步揚御

杜名小駟

慶鄭曰

杜名小駟

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

人易

變易安衡索馬懼則變常將與人相違易言人欲進而馬退人欲左而馬右也

亂氣狡憤陰血

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

狡疾也憤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

視師

韓簡晉大夫

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

出因其資

謂奔梁

入用其寵

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

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

國乎

狃快也言辟秦則使快來

遂使

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

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

也

列位

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得囚為幸

也

壬戌戰于韓原

九月十日

晉戎馬還泞而止

杜海泥也還使

也

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上

復戾

固敗是求又何逃

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

杜輅迎也

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杜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晉

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杜反首亂頭髮反下垂也

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

至

杜孤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

安衡索踐履也謂履其言而行之晉大

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

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營弘與女簡璧登臺而

履薪焉

杜營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營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

安傳遜云履薪示欲自焚衡案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杜免衰經遺喪

註秦伯云既而喪歸傳說是也安服此服迎秦伯且註衡案行人司寇屬官非夫人所能使此使益內小臣之屬周

告將以取辱自殺註禮天官內小臣職曰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此雖非好事

然既掌為后使則其凶事亦當使之註且告者使之告登臺踐薪之狀也

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

死唯君裁之安衡案釋文正義俱以此四十二字為後人妄增案杜注上文

註且告曰且告將以取辱自殺若有此四十二字杜必不注後

人為闕文遂妄增之耳當定為衍文註乃舍諸靈臺杜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

外安註衡案抗本或作杜內下有自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是杜

內註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三十字乃釋文混入杜注者而又二誤七大謬

今從是利本宋註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

用之杜若將晉侯入則註大夫其何有焉杜何有猶

以重我杜謂反首註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

背天地也杜食消註陸祭云按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

註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謂言而不行若

自食之耳**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杜任當

殺之無聚慝焉杜公子繫秦大夫恐夷註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

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杜祗適註衡案惡如周

言成秦晉相惡之禍也**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杜史佚周武王註無怙亂杜恃人

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

飴甥且召之杜卻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瑕呂名飴註安

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瑕蓋兼食瑕陰二邑非姓也子金教之言

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杜恐國人不從故註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

稷矣其下貳圍也杜貳代也圍惠註惠棟云貳副也坊記曰孝以事君象

謀仕惟卜之日稱貳君衡案貳諸貳圍為大子故曰貳眾皆哭杜哀君不

圍外傳云其改置以代圍杜取以解此傳文義反晦眾皆哭杜還國註安

衡案悲下貳晉於是乎作爰田杜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註安

圍之言耳皆云爰易也賞

衆以田易其疆畔杜言爰之於所賞之衆則亦以爰為易謂舊入公者乃改易與所賞之衆陸榮云爰國語作轅注曰易也為易田之法以賞衆漢書地理志制轅田注曰周制田三年一易以同美惡食貨志所謂三歲更耕之自爰其所是也說文作超徐錯曰爰轅皆假借此乃正字謂以田相換易也惠棟云爰田者猶哀公之用田賦也下文作州兵者猶成公之作丘甲也外傳爰作轅賈逵曰轅車也以田出車賦說文曰爰籀文以為車轅字春秋左傳多古字古言故以爰為轅服訓爰為易易田之法本是周制何云作也漢書地理志曰秦孝公用高君制轅田豈亦賞衆以田邪外傳所云賞衆是一時之事爰田州兵是田制兵制改易之始故特書之衡案惠棟云易田之法本是周制何云作也其言是也爰田州兵從前無其法故皆曰作矣晉語云呂甥教之言今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國也且賞以說衆衆皆哭焉作轅田注買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疆界也或云轅車也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說衆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今案下文云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是作州兵因衆說而衆說因征繕以下之言則此作爰田亦因衆皆哭而衆皆哭因以君命賞也然則爰田之制因賞而作非賞以爰田也蓋爰換也開其阡陌以換井田之法也故漢書云秦孝公用高君制轅田賈云易疆界蓋亦謂開阡陌也晉既以田賞衆公田不足故開阡陌以益之名之為爰田耳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注杜孺子天子圍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

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注杜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 衡案甲兵

今欲益多之故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注杜兌下震 之

睽

注杜兌下離上睽歸妹

史蘇占之曰不吉

注杜史蘇晉卜 皆能占

不必言

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注杜上六爻辭

也盍血也貺賜也刳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

注安陸榮云此

下卦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稱士女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注杜將嫁女於西而

知有責讓之

言不可報償

注杜 歸妹之睽

猶無相也

注杜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

震之離亦離

之震

注杜二卦變而

火離之震亦為雷為火欲極言火熾之意故反復言之

為雷為火為羸敗姬

注杜羸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

安 衡案內卦為主晉也外卦為客秦也內卦兌為水為澤水能克火然火熾反滅

左傳專學

卷之五

七

克立致消滅故曰為羸敗姬

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杜輓車下縛

也丘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輓在離則失位故火焚

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

音也王引之云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與此同名杜彼注曰宗

丘楚地則此宗丘亦晉地蓋即韓原之別名猶夾谷一名祝其虎牢一名制也杜氏

春秋土地名曰韓韓原宗丘三名故韓國此說得之釋名釋丘曰宗丘邑中所宗也

則宗丘乃丘名蓋韓原之地有丘曰宗丘故韓原又名宗丘也衡案輓伏兔也縛於

軸上以承輿脫之則輿不能安於軸上兌為解脫六三不與上六

相應故曰車說其輓以喻晉軍上下不相應援之意餘注疏是

張之孤 杜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

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兌為 安陸祭云劉用熙曰震變為離是姪從姑

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箕秦 註之象此但取男女為姑姪非取長次之

義也王引之云震以陽爻為主而陽爻在下離以陰爻為主而陰爻在中離之陰高

於震之陽爻一位故震以男而為姪離以女而為姑是穆姬與子圍為姑姪之象也

此以爻之高下為其行輩與說卦傳所謂震為長男離為中女者殊義何得以震兄

離妹說之乎凡卦變而之他則曰從衡案各本杜注作於火為姑沈彤云火當作兌

今從 **六年其速逃歸其國而棄其家** 杜連亡也家謂 安衡案自初數

子圍婦懷羸 註至六故曰六

年上六變有去故就新之象故曰其通陰變為陽陽貴陰賤圍箕於秦 **明年其**

賤也歸其國則為大子貴也故曰逃歸其國之卦為睽即棄其家之象

死於高粱之虛 杜惠公死之明年文父入殺懷公于高粱高粱晉地在平陽

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旺相以成其占若 安衡案明年謂圍歸

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放此 註國之明年卦盡於

六畫此占本不吉卦盡則福盡明年在六畫之外故曰明年其死乾上九象曰高而

無民是上爻有高粱明年又在六畫之上故曰死于高粱與圍歸國之明年惠公死

又明年文公殺圍于高粱與占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杜

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 安陸祭云言雖

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 註不從史蘇之

占亦何益矣明其無救於敗也顧炎武云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悉數乎衡

案獻公固多敗德然韓原之禍乃夷吾自取非獻公敗德所致蓋夷吾懷諫韓簡知

其不可直諫故因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

其言以諷之耳 杜疾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沓背面語背相憎 **震夷伯之廟罪之**

疾皆人說所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至此禍也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其言以諷之耳

也於是展氏有隱惡焉

杜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杜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杜恃齊救

王城

杜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

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

杜痛其親為秦所殺

不憚征繕

以待秦命曰必報讎寧事我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

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怨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

歸君杜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

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杜言遷使諸侯威服獲可當一事之功

秦可以霸

杜正義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功衡案貳而執之服而舍之以下論刑德並行之意皆韓戰中

之事服以一役為韓戰之役洵是杜以遷惠公為當一役顯與上文乖矣

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

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杜牛羊豕各一為一牢

折謂慶鄭曰盍行采

杜折音大夫

對曰陷君於敗

杜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

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

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杜丁丑月二十九日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

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杜衡案哀矜之字从矛令聲與憐同唐以下訛作矜字書不復收矜字謬甚然經

傳相承既久姑依原本

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

乎

杜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

安正義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庶父衡案鄭說是

也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杜征賦也

左傳輯釋卷五終

